民办高校思政课精准教学的实践研究

朱依凌

郑州经贸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91

【摘　要】：数字教学平台的普及为高校思政课了解学生提供了更多信息，但拥有数据并不等同于实现精准教学。当前部分数字化教学仍主要停留在签到、测验、资源推送等环节，学生学习信息尚未真正进入教师的教学决策。结合民办应用型高校思政课教学实践，本文从一线课堂出发，分析教师在学情判断中容易出现的三类偏差：将“知道”视为“理解”，将显性课堂参与等同于真实认知参与，以及将统一课程要求理解为统一教学方式。精准教学的关键不在技术复杂程度，而在教学安排与学生真实学情的匹配程度，数字技术的作用，应是为教师认识学生提供更多可靠证据，而不是以数据取代教师的专业判断。

【关键词】：民办高校；思政课；精准教学；学情分析；教育数字化

DOI:10.12417/2705-1358.26.16.047

1 数字工具进入课堂以后，教学为什么仍然不够精准

数字教学平台改变了高校教师了解学生的方式。课前可以进行测试和问卷，课堂上可以使用投票、讨论和即时测验，课后还可以看到作业提交、资源浏览等学习记录。2025 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提出加强教育教学全过程数据采集，推进基于数据的过程评价、增值评价和综合评价，进一步拓展了数字技术参与教学的空间。从技术条件看，教师能够获得的学生信息已经远多于传统课堂。

但是信息增加并不会自然带来教学精准，在实际教学中，学习通等平台虽然已经承担签到、资源发布、课堂互动和作业管理等功能，但真正决定教师一节课“讲什么”“在哪里多讲”“哪些内容可以略讲”的，仍主要是教材安排、既有教案和教学经验。学生课前已经掌握了哪些内容、在哪些问题上存在理解偏差，课堂中又产生了什么新的困惑，这些信息并不一定重新进入备课过程。数字平台由此可能只是把原来的教学流程转移到线上，而没有改变教师作出教学判断的基本方式。

现有研究已经从不同角度讨论这一问题，操菊华教授较早提出利用人工智能实现思政课教学对象精准画像、内容精准供给和效果精准评价；林明惠进一步讨论数字时代思政课精准教学在画像、教学设计、内容推送和评价方面的可能性，同时提醒数字技术可能带来教师主体性弱化、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受到影响等问题。

对一线教师而言，还有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没有因为技术进步而自动解决：学情被看见以后，究竟怎样改变一次教学？

如果课前测试只是形成正确率，一份匿名问卷最终只是变成后台统计，一次互动只用于计算参与人数，那么“精准”仍然停留在对学生状态的描述上。真正具有教学意义的变化，应当表现为教师据此重新判断：原来准备重点讲授的内容是否仍然值得投入同样的时间；学生答对一个问题，是因为真正理解了原因，还是只是记住了教材结论；某个案例为什么在一个班能够引起讨论，在另一个班却没有产生回应。

这一问题在民办应用型高校尤其值得重视。把这类学生简单归结为“基础薄弱”并不能解释真实课堂。一些学生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热点并不陌生，却难以将零散的信息组织成有逻辑的解释；有些学生很少公开发言，在匿名回答和书面任务中却能够表达较明确的观点；还有一些学生对于抽象理论缺乏耐心，却十分关注就业、个人发展、公平以及努力与回报等问题。这说明，影响学生进入课堂的并不只是知识基础，还包括信息来源、表达习惯和现实经验，数字技术可以增加认识学生的证据，但真正完成判断的仍是教师。

2 重新认识学情，教师究竟容易在哪里看错学生

精准教学首先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如何理解学生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并非简单增加技术手段，其实质仍然要处理教育统一性与学生差异之间的关系。

教学中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是把“知道”当成“理解”。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大学生对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基本史实大多已有接触。如果大学课堂仍按照背景、过程和结果重复讲授，学生容易产生“这些内容高中学过”的感觉。但能够准确说出历史事实，并不意味着能够解释历史，学生知道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技术，并不一定理解为什么技术层

基金项目：郑州经贸学院 2025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建设项目“基于精准教学的数字化思政教育创新模式研究”。

面的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晚清中国的处境；知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也不等于能够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为何难以稳定运行。

真正的学习困难，有时不是记忆不足，而是解释不足。这一区分会直接改变教师使用课前测试的方式。如果测试只用于确认学生答对多少题，它仍然属于知识检测；如果教师进一步分析哪些内容学生已经基本掌握、哪些问题虽然能够选择正确答案却说不清理由，测试才开始参与教学决策。教材中的重点与学生实际学习中的难点并不总是重合。已经熟悉的事实性内容可以适当压缩，把课堂时间留给学生“知道却没有真正想通”的地方。

另一个容易出现的判断偏差，是把课堂活跃程度直接当作学习投入程度。抬头、举手、主动回答是教师最容易观察到的课堂行为，因而也容易成为判断教学效果的依据。但实际课堂远比这种判断复杂。特别是涉及个人选择、就业压力、社会公平以及价值判断等问题时，一些学生并不愿意在几十名同学面前公开表达，沉默有时意味着没有进入问题，有时却只是没有选择公开表达。

匿名问卷和在线文字回答提供了另外一种观察学生的窗口。一些平时很少主动发言的学生，在书面回答中反而能够较完整地说明自己的判断。这至少提醒教师，显性的课堂参与并不能完整反映认知参与。课堂当然需要互动，但互动的目的不是制造热闹，更不能简单用回应次数衡量。安静阅读后的文字回应，有时比快速举手回答更能够反映学生在想什么。

第三个问题更加隐蔽，思政课具有统一的课程目标和基本教学要求，但统一要求有时会被转化为统一供给：面对不同专业、不同班级，使用相同的课件、案例、问题和任务。

公共课教学班级较多，一套成熟教案能够减少重复备课的压力。但学生进入理论问题的经验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经济管理类学生可能更容易从市场、公平、职业选择等现实问题进入讨论，其他专业学生则可能更关注技术条件、具体案例或媒介现象，学生理解理论存在不同的经验入口。

3 学情信息只有改变教学决定，才真正具有价值

数字化转型研究普遍强调技术进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但对于课堂教师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数据覆盖了多少环节，而是哪一些信息最终使教学发生了改变。

首先需要改变的是课堂时间的分配。传统备课比较强调知识体系的完整性，教师容易按照教材章节依次展开，希望重要内容都能够讲到。但课堂时间有限，如果学生对一些基础史实已经比较熟悉，继续平均用力并不会增加多少新的获得。课前测试因此不只是检查学生是否预习，而可以帮助教师决定“哪些地方不需要再花很多时间”。

例如，《纲要》课堂如果发现学生基本能够准确辨认重要历史事件，就可以减少事件过程的重复陈述，把时间用于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讲洋务运动时，不停留于创办企业、建立新式军队等事实，而继续追问为什么技术学习难以解决更深层的问题；讲辛亥革命时，不止于说明革命结果，而是进一步讨论一种政治方案能够稳定运行需要哪些社会条件。

这样的调整并没有减少课程内容，而是改变了事实性知识在课堂中的位置。比“少讲什么”更重要的，是怎样把学生提出的问题带回课堂。开放性问卷中出现的问题往往并不完全按照教材章节展开，学生可能会问，一种看起来合理的历史方案为什么最终没有成功；历史是不是“成王败寇”；个人努力在时代条件面前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这些问题如果只作为课后答疑，其教学价值有限，如果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疑问转化为课堂问题，就可能成为学生进入理论分析的入口。

这种做法并不是迎合学生兴趣。教师仍然需要把学生带有经验色彩的问题转化为课程需要处理的问题。面对“失败的历史探索是不是没有意义”，与其直接告诉学生结论，不如让他们回到历史条件，分析方案的社会基础、力量结构和制度空间。学生最初是在判断一个历史事件的“成败”，课堂需要帮助他们进一步学会解释“为什么”。

数字平台可以很快显示正确率、回答人数和任务完成率，但这些数字容易使教师产生一种错觉：正确率高就是学会了，互动人数多就是效果好。相比单纯统计正确率，让学生用一两句话说明理由，更容易发现理解中的断点。

并非所有数据都具有同样的教学价值，精准教学也不是数据越多越好，真正需要留下的是那些能够影响教师下一步决定的信息：哪里可以少讲，哪里需要重新解释，哪个问题值得继续展开，哪个案例与学生实际经验距离太远。

高校思政课往往面对多个平行班级，同一教学设计会重复使用。如果学生反馈始终停留在平台后台，那么一节课结束以后，学情的作用也随之结束。如果教师发现某个概念连续出现相同误解，某个案例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或者学生真正关注的问题与原有设计存在偏差，就需要据此修改下一轮教学。

这种调整未必表现为重新制作整套课件。有时只是删掉几页已经熟悉的材料，改变一个问题的问法，或者在一个关键节点多留几分钟让学生写下自己的判断。重要的不是调整幅度，而是课堂反馈开始成为修改教案的依据。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经验施教走向学情驱动，并不是否定教师经验，而是改变经验的形成方式。经验丰富的教师当然能够预判学生可能遇到的困难，但这些判断仍需接受真实课堂的

检验。学情与原有判断不一致时，教师是否愿意改变设计，才是精准教学真正发生的地方。

4 学情驱动教学需要警惕另一种“精准幻觉”

强调精准教学，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相信只要获得足够多的数据，就能够完整认识学生。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过程中已经出现数据过载、数字依赖、隐私风险和技术至上等问题。

首先，平台记录的是行为痕迹，不是学生思想本身。一个学生经常参加讨论，不意味着已经形成稳定的理论认同；一个学生几乎不公开发言，也不能因此判断其缺乏思考。特别是价值判断、政治认同和行为选择，本身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很难通过一次问卷、一次测验或者一个学期的数据完整呈现。思政课如果过度追求可量化指标，反而可能把最重要而又最难测量的育人过程排除在评价之外。

其次，数据采集本身会增加教学成本。如果每节课都安排测试、投票、问卷和任务，学生很容易产生形式疲劳，教师也可能陷入数据处理。精准教学不能为了留下数据而制造更多数据。一个能够暴露普遍认知误区的开放问题，可能比十项平台指标更有价值。判断信息是否值得收集的标准，应是它是否能够帮助教师解决一个具体的教学问题。

还需要看到，教学中的“精准”始终是有限的。同一案例在一个班产生讨论，在另一个班可能反应平淡；同样的教学设计由不同教师实施，也会形成不同效果。民办应用型高校内部同样存在专业、班级和学生个体的差异。因此，本文并不试图提出一套能够机械复制的精准教学程序，更不能在缺少对照数据和长期跟踪的情况下宣称这种教学方式必然提高学生的价值认同或育人成效。

本研究能够提出的只是一个更加克制的判断：数字化条件下，教师有机会获得更多来自真实学生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最重要的用途不是形成越来越复杂的画像，而是检验教师原有的教学判断。

如果数据最终只是证明教师原来就是对的，它的意义非常有限。真正有价值的时刻，往往是学生的回答与教师预想不一致的时候。教师因此不得不重新思考：是不是讲得太多却没有讲到问题上，是不是把沉默误解成冷漠，是不是用一套已经熟练的教学方案面对已经发生变化的学生。

这种自我修正，可能比任何技术意义上的“精准推送”更接近精准教学的本质。

5 结语

数字化教学真正值得期待的，并不是课堂拥有了多少新的技术，而是教师认识学生的方式是否因此发生变化。

对于民办应用型高校思政课而言，学生并不是一个抽象而统一的“受教育群体”。他们已经带着自己的知识基础、网络经验、现实困惑和表达习惯走进课堂。教师如果仍然主要面对教材和既有教案备课，即使使用再多数字工具，也很难真正解决教学针对性问题。

从经验施教走向学情驱动，并不是用数据取代经验，而是使经验不断接受真实学生的检验。教师开始依据前测重新分配课堂时间，依据学生问题重新组织理论内容，依据匿名表达重新理解那些沉默的学生，并把课堂反馈重新带回下一轮备课，数字技术才真正进入教学内部。

因此，精准教学的关键不是技术有多复杂，而是教师是否更少按照想象中的学生教学，更愿意面对真实的学生调整自己。这也是数字化条件下思政课提高针对性最值得继续探索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等九部门.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EB/OL].2025-04-16.

[2] 操菊华.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教学精准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图景[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4):141-147.

[3] 林明惠.数字时代高校思政课精准教学:机遇、挑战与路径[J].中国大学教学,2024(9):58-64.

[4] 黄盛,王雪雪.高校思政课精准教学的现实逻辑、实现路径和保障措施研究[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24(8).

[5] 操菊华.论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的实质[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9):103-111.

[6] 于祥成,杨莉.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内涵、特征与进路[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3(9):61-68,84.

[7] 李伏清,潘芳.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图景展现、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中国大学教学,2024(8):69-76,85.

[8] 王学俭,冯瑞芝.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逻辑及风险防范[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3):37-45.

[9] 唐艳.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精准教学的内在机理、应用图景及优化路径[J].汉江师范学院学报,2026,46(2):126-132.